

## 【理论探讨】

基于升麻鳖甲汤组方原理探讨“火郁发之”的  
内涵与应用\*邓嘉帅, 江 泳<sup>△</sup>  
(成都中医药大学, 成都 610075)

摘要: 升麻鳖甲汤出自张仲景《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第三》,“火郁发之”出自《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江泳教授据升麻鳖甲汤及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椒二方的配伍机理研究,基于疾病本体创新性地提出升麻鳖甲汤与“火郁发之”的联系,指出“阴阳毒”实为“火郁”之机,升麻鳖甲汤切合“发之”之法,并以此为基础明确界定“火郁发之”的临床使用方法,详细阐释针对郁火的用药原则、程度、侧重,为以“火郁”为病机的各类疾病诊治开拓了新的思路与方法。

关键词: 升麻鳖甲汤; 火郁发之; 治法; 病机; 诊疗启发

中图分类号: R222.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3250(2021)04-0560-03

Discussion on The Conno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Huo Yu Fa Zhi”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hengma Biejia DecoctionDENG Jia-shuai, JIANG Yong<sup>△</sup>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610075, China)

**Abstract:** Shengma Biejia Decoction comes from ZHANG Zhong-jing's *Synopsis of the Golden Chamber*, and “Huo Yu Fa Zhi” comes from *Suwen*. Professor JIANG Yong studied the formula mechanism of Shengma Biejia Decoction and Shengma Biejia Decoction without Xionghuang and Shujiao, based on the noumenon of disease, creatively puts forwar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engma Biejia Decoction and “Huo Yu Fa Zhi” and points out that “Yin Yang Toxin” is actually in accord with the mechanism of “Huo Yu” and Shengma Biejia Decoction is accord with the method of “Fa Zhi”. And then this paper clearly defines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method of “Huo Yu Fa Zhi” and explains in detail the principle, degree and emphasis of medication for “Huo Yu”, which opens up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various diseases with “Huo Yu” as the pathogenesis.

**Key words:** Shengma Biejia Decoction; Huo Yu Fa Zhi; Treatment method; Pathogenesis; The inspiration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DOI:10.19945/j.cnki.issn.1006-3250.2021.04.010

升麻鳖甲汤出自张仲景《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第三》,原文曰:“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唾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主之。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椒主之”,该方为历代治疗温毒疫病的祖方<sup>[1]</sup>。前人探讨此方多从临床疗效及实验方剂学角度入手,而针对各药的配伍意义及指导性理论探讨却稍显不足。成都中医药大学江泳教授根据升麻鳖甲汤组方原理,基于疾病本体明确指出,此方实为《黄帝内经》“火郁发之”一法的具体应用,从而拓宽了该方的临床使用范围。

## 1 火郁发之含义

“火郁发之”为五郁治法之一,首见于《素问·

六元正纪大论篇》:“帝曰:善。郁之甚者治之奈何?岐伯曰: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然调其气,过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谓泻之。”其中“火郁”为病机,即被郁遏之火。刘完素释“郁”为“怫郁也,结滞壅塞而气不通畅”<sup>[2]</sup>。国医大师李士懋也指出,“火郁”是一系列病证的共同病理基础,非一病之名<sup>[3]</sup>。“发之”为治法,强调在内清热毒的同时可因势利导,顺应火性炎上之势,以发散之法透邪外出。唐·王冰解释为“发谓汗之,令其疏散也”;赵绍琴则认为“汗之可也,是目的不是手段”<sup>[4]</sup>;国医大师路志正更是提出“火郁发之”七法,包括发表散火法、升阳散火法、疏郁散火法、清热散火法、通闭散火法、温化散火法、补益散火法等<sup>[5]</sup>。

总而言之,“火郁发之”为针对“郁火”提出的治法,目的是通过宣散、升散、疏达等方法因势利导,使郁结之火不仅得以清解,更兼宣散外透,祛邪不留根之效。

## 2 升麻鳖甲汤组方探讨

升麻鳖甲汤为治疗阴阳毒的主方,其中升麻鳖甲汤治疗阳毒,去雄黄、蜀椒方治疗阴毒,二方差别仅为雄黄、蜀椒的取用与否。本方六药相伍,各有深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基于本体的中医疾病历史演化模型研究(61801058)

作者简介:邓嘉帅(1995-),男,河南开封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从事仲景杂病证治规律与经方研究。

△通讯作者:江泳(1976-),女,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仲景杂病证治规律与经方研究,Tel: 028-61800219, E-mail: 415561560@qq.com。

意,一笔一划均切合“火郁发之”,故笔者将从阴阳毒的病机、升麻鳖甲汤的组方原理出发,探讨其中火郁发之的内涵所在。

### 2.1 阴阳毒的病机

“阴阳”二字并非表里、寒热之意,实为病位深浅之分。虽均为疫疠邪气内扰营血,但有侵犯阳部营血与阴部营血的不同。“毒者,邪气蕴蓄不解之谓”<sup>[6]</sup>,即火之极为毒。故“阳毒”为温热毒邪气侵犯阳部营血,蕴蓄不解,又火性炎上,蒸腾血液,故其症见“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吐脓血”;“阴毒”为疫疠邪气入侵阴部营血,由于病位偏内偏下,被蒸腾的阴血不可上达面部体表而瘀结凝滞,故现“面目青,身痛如被杖”。由此观之,是否使用雄黄、蜀椒乃基于病位之别——偏于阳者用之,偏于阴者弃之。

### 2.2 升麻鳖甲汤方解

一方六药各司其属。因火毒郁内,则应热者寒之,以清热解毒为首要。升麻味甘平,可解百毒<sup>[7]</sup>;甘草亦“解百毒而有效”,故升麻配甘草清热解毒、助透郁火;火为阳邪,蕴蓄于内,必耗伤阴血、迫血妄行,故选鳖甲之咸寒直入阴分,滋阴退热<sup>[8]</sup>,合当归直入血脉,滋阴散瘀。《本草经疏》谓雄黄“禀火金之性,得正阳之气以生……升也阳也”<sup>[9]</sup>。且历代本草认为雄黄有解毒之功<sup>[10]</sup>;蜀椒味辛性热,《景岳全书》<sup>[11]</sup>称其为“纯阳之物……主温中下气,开通腠理”。因阳毒病位偏上偏表,故选雄黄、蜀椒升阳透毒,取透其火而速散其邪之意;而阴毒病位偏下偏内,若取用二药发其郁火,非但火邪不散,更易火上浇油,使二阳相得火邪更盛而致坏病,故弃之不用。正如尤在泾云“其蜀椒、雄黄二物,阳毒用之,以阳从阳,欲其速散也。阴毒去之者,恐阴邪不可劫,而阴气反受损也。”《古方选注》亦释此方为“升麻……升清逐秽,辟百邪,解百毒……佐以当归通络中之血,甘草解络中之毒,微加鳖甲守护营神,俾椒、黄猛烈之品,攻毒透表,不乱其神明。阴毒去椒、黄者,太阴主内,不能透表,恐反助病毒也。”<sup>[12]</sup>或问之,阳毒者本为热郁于内,蕴蓄为害,怎可更施阳热之品?盖其性阳升也,又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故二药可将阳部之瘟疫邪毒透表而出,更兼解毒之功以求效全。

综上,“火郁发之”一法强调要在内清火毒的基础上,采用因势利导、外透火邪的方法使火邪速散。本方升麻、甘草清热解毒,鳖甲、当归滋阴散瘀,阳毒病位偏浅,“面赤斑斑”提示病势外彰,故用蜀椒、雄黄辛温走上,散其郁火;阴毒病位更深入血脉之里,故去辛窜走散之椒、黄,以免反助病害。全方内清热解毒,外透郁火,更兼顾护阴气,丝丝入扣,切合“火郁发之”之法。

### 3 火郁发之的临床应用

据上文对升麻鳖甲汤的组方分析,临床应用“火郁发之”一法应符合以下要点:病性属火,且为

郁遏之火;病位应偏表浅,病势有向上或外彰之象;用药时要考虑清热解毒、透散郁火、顾护营阴3个方面。以下将从江泳临床用药的心得体会中详细分析说明。

#### 3.1 理论解析

火热之邪外来、内生均有之,名虽各异,其性亦同,正如刘完素提出“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能生火”。因其难分,故临床常有辨证错误导致治法出现偏差而致坏病。江泳指出应用“火郁发之”之法,辨证准确为首要前提,定要切中病机,有是证用是药,否则助纣为虐,火上浇油。因此江泳首师古法,又扎根临床,总结出2个基本病证要点以助医者辨别:一是火热郁遏、有滞塞之象。如阴阳毒中“咽喉痛”“身痛如被杖”,又如疮毒久郁不出,或气郁化火反致心中烦闷不舒等;二是火郁部位偏表、偏浅或偏上。如阳毒火热郁结于上而现“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或如痤疮大内脓,按之较硬,郁于面部、背部、颈部等。

#### 3.2 用药方案

江泳认为,临床诊治除审病机外,选方用药需根据病机细致斟酌,师古法而不泥古方,方可效如桴鼓。

3.2.1 用药基本原则 正如张仲景治疗阳毒时,配升麻、甘草内清热毒,伍蜀椒、雄黄外散郁火,再加鳖甲、当归顾护营阴。其一火性炎上,故应首选清热解毒之品,如银花、连翘、栀子、蒲公英、牛蒡子、石膏、蚤休等;其二因其病位偏上,故应畅气机、透热邪,辛兼性凉之品自当更佳,如薄荷、青蒿、升麻、柴胡、蝉蜕、僵蚕等;其三质轻之品走散更易。正如升麻鳖甲汤中蜀椒、雄黄用量分别为一两及半两,均少于其他药物。故尊张仲景意,除石膏、柴胡、薄荷、青蒿等因取其“辛胜则汗”<sup>[13]</sup>之意用量可稍重外,一般情况下此类用量均不宜过重,则更有利于透散郁火;其四当火郁较重时可稍佐辛温之品。如张仲景用蜀椒、雄黄之意,临床可选择荆芥、防风、羌活、生麻黄等少量伍之;其五火邪不论轻重均会耗伤营阴。故临床上轻者可用麦冬、沙参、玄参、生地,重者可合犀角地黄汤、清营汤、银翘散等凉血透毒。

3.2.2 详辨病位 细选药物 如见高热无汗之卫表之火取青蒿、柴胡、薄荷之用;颜面部如痤疮等选栀子、银花、薄荷、积雪草之属;发于鼻如鼻窦炎、酒糟鼻等选石膏、柴胡、银花、栀子等;发于咽喉如咽喉红肿热痛可选蚤休、牛蒡子、银花之类;热郁胸膈取张仲景栀子豉汤最为相宜;火郁脾胃宜用生石膏,其性辛、甘、微寒,配以银花、连翘、栀子清其热,更发其火。以此为止,部位再下的就不宜再发。此外,尝思“透热转气”亦为“火郁发之”,其热郁营分,蒸腾营血,见斑疹隐隐,无大热,入夜尤甚,用银翘、竹叶

开气分之窗,破气营壁垒,余药清营凉血养阴,岂非郁火发之之理?药性虽凉,但其意实同于张仲景用蜀椒、雄黄之发。由此观之,“火郁发之”病位覆盖范围实广,从表及里,从上及下,从肺卫及营血,凡属郁火皆可发之而散。

3.2.3 病有程度轻重,选药用量亦异 从药物峻弱之性来看,如清上焦火,轻者可选薄荷、连翘、栀子、牛蒡子等,中者用银花、蒲公英、柴胡、升麻、青蒿等,重者当选石膏、野菊花、蚤休、大青叶等。从药量来看,江泳提出“绝对剂量”与“相对剂量”<sup>[14]</sup>的概念,如柴胡以单日量计算3~9 g为升阳举陷,10~15 g为疏肝理气,20~30 g为疏散风热。其中每个功效下的剂量区间(如疏风散热的20~30 g)为其功效的“绝对剂量”;然后根据病情程度轻重选择具体用量则为“相对剂量”,如主要发挥柴胡“疏风散热”的作用时,应先控制“绝对剂量”在20~30 g区间,然后再根据病情轻中重,轻者用20 g,中者用25 g,重度30 g,此为“相对剂量”。

#### 4 结语

“火郁发之”为中医基本治法,在临床使用频多。其火为病性,郁为病机,发之为治法,故临床应以清热解毒为基础,畅达郁火为总线,同时顾护阴气,再穿插相应对症用药。不同要点分而别之各有其意,合而思之则病因确、病位广、病性实,病势、侧重、程度等则各随临床实际。江泳基于疾病本体,根据升麻鳖甲汤的组方原理,创新性地提出其与“火郁发之”的关系,从而明确界定“火郁发之”的临床使用方法,详细阐释针对郁火的用药原

则、程度、侧重,为以“火郁”为病机的各类疾病的诊治开拓了新的思路及方法,从而更好地指导教学、科研及临床。

#### 参考文献:

- [1] 张琦,林昌松.金匱要略讲义[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42-43.
- [2] 刘素素.素问玄机原病式[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17.
- [3] 李士懋,田淑霞.论“火郁发之”[J].天津中医,1985,2(3):25-27.
- [4] 陶抒瑶,刘强,张宁,等.火郁发之——升降散之浅析[J].湖南中医杂志,2019,35(3):111-112.
- [5] 王靖怡,高嘉良,王阶.“火郁发之”探微[J].中医杂志,2019,60(3):1081-1084.
- [6] 尤在泾.金匱要略心典[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2:32.
- [7] 张瑞贤,张卫,刘更生.神农本草经译释[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237.
- [8] 李冀,李建伟.方剂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184.
- [9] 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7:226.
- [10] 朱美香,吴小明.张仲景雄黄配伍特点探析[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8,24(12):121-122.
- [11] 张景岳.医学全书[M].李志庸,主编.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1558.
- [12] 王子接.绛雪园古方选注[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93.
- [13] 叶天士.叶天士医学全书[M].黄英志,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305.
- [14] 毕国伟,江泳.从仲景“辨证论治”谈用药精要[J].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2017,40(4):82-85.

收稿日期:2020-06-15

#### (上接第540页)

- [10] 郭诚勋.证治经纬[M].江一平,等校.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146.
- [11] 喻嘉言.医门法律[M].丁佩,校.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265-270.
- [12] 张志聪.黄帝内经灵枢集注[M].矫正强,等校.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2012:68.
- [13] 叶天士.叶氏医案存真[M].可嘉,校.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3.
- [14] 费伯雄.医醇膳义[M].徐相任,校.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10.
- [15] 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243-253.
- [16] 黄庭镜.目经大成[M].汪剑,等校.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171.
- [17] 叶天士.未刻本叶氏医案/何澹庵医案[M].程门雪,校.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15.
- [18] 管玉衡.珍本医书集成·诊脉三十二辨[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4.
- [19] 黄宫绣.本草求真[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307.
- [20] 柳宝诒.惜余医案[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8:107.
- [21] 王孟英.归砚录[M].方春阳,等校.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1987:79-81.

- [22] 王孟英.王氏医案译注[M].石念祖,校.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137.
- [23] 顾清远.顾松园医镜[M].袁久淋,校.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4:234.
- [24] 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88.
- [25] 陈士铎.石室秘录[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8:89.
- [26] 陈士铎.陈士铎医学丛书·辨证玉函[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191.
- [27] 张志聪.侣山堂类辨[M].王新华,校.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90.
- [28] 陈念祖.神农本草经读[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8:36.
- [29] 张璐.本经逢原[M].赵小青,等校.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85.
- [30] 陈士铎.本草新编[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7:300.
- [31] 杨时泰.本草述钩元(37卷)[M].北京:科技卫生出版社,1958:250.
- [32] 吴仪洛.本草从新[M].陆拯,赵法新,陈明显,校点.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66.
- [33] 陈惠亭.珍本医书集成·本草撮要[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56.

收稿日期:2020-05-24